

芷蘭齋
書跋續集

韦力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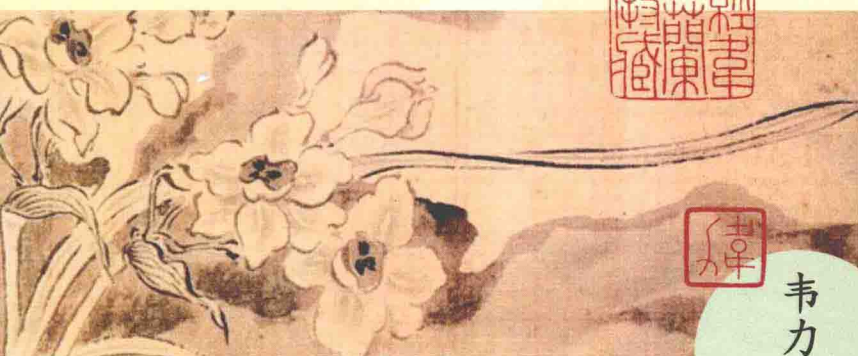




Zhilianzhai
Shuba Xuji

芷蘭齋
書跋續集

韦力
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芷兰斋书跋续集 / 韦力撰. — 北京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013-5140-4

I. ①芷… II. ①韦… III. ①题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5658号



书 名 芷兰斋书跋续集

编 者 韦力 撰

责任编辑 王燕来 南江涛

特约审校 艾俊川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内文设计 九雅工作室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16

印 张 17.5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3-5140-4

定 价 168.00元

目 录

惠栋批校《国语》二十一卷存卷一至卷三·····	1
徐维则铸学斋钞本《越缦笔记》一卷·····	10
曹元忠批校郁洪谟钞本《反游仙诗》一卷·····	17
刘公鲁跋并题记《云间韩氏藏书目》一卷·····	23
赵元方题识《宋艳》十二卷·····	30
杨昭儁批校并题记《礼记集说》十卷·····	38
叶德辉批校并题记《墨子全书》六卷·····	44
刘履芬批校并题识《三国志》六十五卷·····	56
夏孙桐抄并题记《未庵初集》四卷《未庵初集诗稿》四卷·····	64
“夏孙桐”跋汲古阁刻本《东观余论》二卷·····	70
田撰异抄、张士珩题记《四经读本》一卷·····	77
吴玉搢跋清钞本《石墨镌华》八卷·····	84
朱睦㮮未刊写本《史汉古字》二卷·····	91
顾则扬批、瞿凤起跋硃印本《须静斋云烟过眼录》一卷·····	97
何振岱批旧钞本《樵隐笔记》六卷·····	105
何煌校跋、方若蘅及张蓉镜跋《云烟过眼录》四卷·····	110
许宝蘅题签、王筠稿本《说文韵谱校》五卷·····	124
葛昌楣题签、邓之诚题记兼批校稿本《蕙村笔谈》四卷·····	132
顾随批、学陶居士题记《西堂乐府》六种存五种·····	139
樊增祥、程清题跋易顺鼎稿本《琴志楼编年诗录》不分卷及于莲客跋刻本 《琴志楼编年诗录》十九卷、《琴志楼游山诗集》八卷·····	147
翁同龢跋、王友光通批《遗山诗集》二十卷·····	164
廖廷相题记、佚名批校《东塾读书记》二十一卷·····	172
“管礼耕”批校《六艺纲目》二卷《附录》二卷·····	178
倪东铭精抄、题跋《诗法》一卷、《诗谱》一卷·····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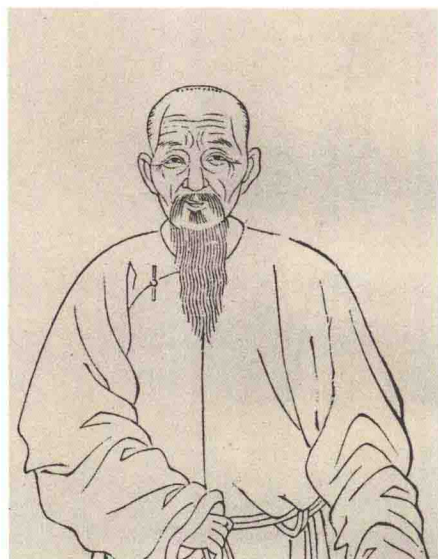
梁鸿志、何振岱跋《惜抱先生尺牍》八卷·····	190
孔继涵、王寿彭、汪奠基跋微波榭钞本《文选颜鲍谢诗评》四卷·····	198
王荫嘉批校《适园藏书志》十六卷·····	206
沈兆奎稿本《无梦盦买书记》一卷·····	218
严雁峰稿本《严氏家藏书目草簿》一卷·····	225
星溪玉舟钞本《也是园藏书目》十卷·····	230
顾葆毓稿本《小石山房书目稿》一卷·····	239
杨康年批校《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邵章题记并过录王懿荣批校 《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二十卷、王同愈钞本《朱修伯批本四库全书 简明目录》二十卷·····	247

惠栋批校《国语》 二十一卷存卷一至卷三

《国语》二十一卷存卷一至卷三 （吴）韦昭注
（宋）宋庠补音

明新建李克家刻本 惠栋批校 竹纸 一函一册
铃印：陆撰字树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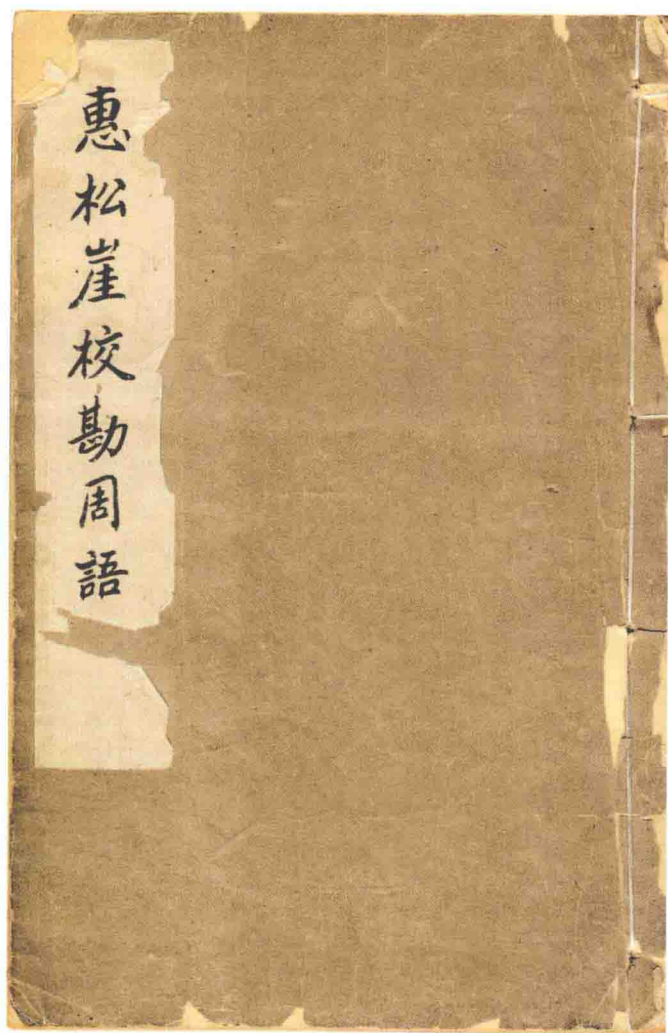
《国语》又称《春秋外传》，与有《春秋内传》之称的《左传》并列，两书互为表里，互相参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历史，相传作者为左丘明，然因八国史事之记载详略不同，文风迥异，故亦有为各国史官所记，而经后人整理汇编润色而成之说。此书首创以国别史之体例，分国记事，将各国史料以时间先后排列，后出之史书如《战国策》、《三国志》、《华阳国志》及《十六国春秋》等，编纂方式皆受《国语》体例影响，故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将史书归为“六家二体”时，《国语》自成一家，谓之“国语家”。



惠栋

黄刻《国语》

此书最早版本为北宋天圣、明道本，前有韦昭序，末有“天圣七年七月二十日



惠栋批校《国语》封面

开印，江阴军乡贡进士葛惟肖再刊正、镇东军权节度掌书记魏庭坚再详、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真本”。钱曾于《读书敏求记》中云：“吾家所藏《国语》有二：一从明道二年刻本影抄；一是宋公序补音，南宋槧本……今世所行《国语》，皆从公序本翻雕。”钱曾此语之前，《国语》明刻之本有吴勉学刻本、明德堂刻本、许宗鲁静宜书堂刻本、金李泽远堂刻本、叶邦荣刻本、童氏刻本、张一鯤刻本、杨际熙云南刻本、李克家刻本、吴汝纪刻本、刘怀恕刻本、钟人杰刻本、葛氏永怀堂刻本等等，按钱曾所说，以上诸本之底本皆为公序本，并无以明道本为底本而翻雕者。

最早以明道本为底本翻雕者，为黄尧圃嘉庆五年（1800）读未见书斋刻本，内有《校刊明道本韦氏解国语札记》，其序署名黄丕烈，实为顾千里代

撰，因所述内容信息颇多，故将全文通录于下：

《国语》自宋公序取官私十五本校定为《补音》，世盛行之。后来重刻，无不用以为祖。有未经其手如此明道二年本者，乃不绝如线而已。前辈取勘公序本，皆谓为胜。然省览每病不尽，传临又屡失真，终未有得其要领者。丕烈深惧此本之遂亡，用所收影钞者开雕以饷世。其中字体前后有歧，不改画一，阙文坏字，亦均仍旧，无所添足，以惩妄也。雠字之余，颇涉《补音》及重刻公序本，综其得失之凡而札记之。金坛段先生玉裁尝谓《国语》善本无逾此，其知此为最深，今载其校语。惠氏栋阅本，借之同郡周明经锡瓚家，亦载之以表微。参管窥者，以“某案”别之，旁述见闻，则标姓名，诸注疏及类书援引，殊未可全据，故多从略，总如千条为一卷。至于胜公序本者，文句烦简，偏旁增省，随在皆是，既有此本，自当寻校而得，苟非难僚，不复悉数矣。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由顾千里序言可知复翁翻雕明道本《国语》可谓用心良苦，不仅参以段玉裁、惠栋之校语，更为悉存原貌，字画行款悉如其旧，遇有鱼鲁豕亥，则另为札记而正之，以示明道本之真面目。清末杨守敬刻《古逸丛书》即循此道，该丛书计二十六种两百卷之多，皆由其一手审定，明知其误亦不改，以存旧本之本来面目，然而在刻《广韵》、《老子》两部书时，黎公使庶昌与杨守敬意见相左，坚持据后人校本改之，惺吾唯有从其愿，而于事后另做文章特意说明。

复翁还曾详记校宋本《国语》之众家题跋，后收于《菴圃藏书题识》中，列于卷首者即钱曾识语，其后题跋者则有钱士兴、陆貽典、叶石君、惠栋、朱邦衡、黄丕烈、顾广圻等，从中可知复翁如何寻得陆貽典、惠栋之校，并延顾千里正之，辛苦为役，自然希望后来者珍之宝之，其中复翁识语为：“此书首借朱秋崖临惠松崖校阅本对勘，而参以传录陆敕先校本，亦可自信为善本矣。继得影写明道本，属余友顾润蘋正之。宋本之妙，前贤所校实多阙遗，遂一一考订如左。书中称影宋本者，皆尽美尽善处也。而今而后《国语》本，当以此为最，勿以寻常校本视之。”参与此事之顾润蘋亦自信满满，谓：“自今而后，宋公序以下本皆可覆瓿矣。”至一百年后，梁启超总结清代三百年学术，提及《国语》时，亦推此本为最善。

惠栋校书

今吾架上《国语》有十部，其中版式较为特别者有万历四十七年（1619）闵

亡劉氏文公之子孫 癸酉十二月朔日 閏年 國語卷二 終
寅也作難叛其君初劉氏范氏世爲婚姻長弘事劉 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敬王二十八年魯 及定王劉氏 哀三年晉人以讓周周爲之殺長弘

君其安庸刑庸用也 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 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無後無以復合諸侯 不然余何私 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在魯僖三十年晉侯使鑿行 酖衛侯不死魯僖爲請於王 及晉侯皆納玉十穀於是歸之○行 以善切酖直禁切通作鳩穀古學切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襄王二十四年魯 僖之三十二年秦 師秦大夫孟明視之師也輕 左右免胄而下拜超乘 日襲周北門王城北門也 者三百乘左車也右車右也言免胄則不解 而拜矣超乘跳躍上車無威儀所以 超乘 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 必有譴譴竹革切○滿周大夫 王曰何故對曰師輕

以宋 李改

孫實有禍。殃及子孫。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棄常法不修周
法也從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巧變者見周滅於西
欲城成周也勤百姓以爲己名。其殃大矣。
長故今欲復遷也崇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是歲敬
功也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是歲敬
年魯定遂田於大陸，焚而死。田以火田也。及范中行
之元年之難，長弘與之。晉人以爲討，二十八年殺長弘。行戶

齐汲刻三色套印本及另一部三鱼尾之明刻本，
 现陈于案者为明新建李克家刻本，虽仅存一册
 为残帙，却有惠栋乾隆十八年（1753）亲笔批
 校，足以宝贵焉。然惠栋当年校《国语》非止
 一次，所校之本亦非一种。检《中国古籍善本
 总目》可知其曾跋于嘉靖七年（1528）金李泽
 远堂刻本，此本现藏南京图书馆，以及另一九
 行二十字之明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加上
 寒斋所藏之李克家刻本，则已知惠栋最少校过
 《国语》三次，唯未知黄尧圃翻雕《国语》时
 用于参校者为何本，若是此李克家本，则吾幸
 甚矣！

惠栋为清代汉学吴派代表人物，自幼笃
 志向学，日夜诵读，经、史、子、集及释道二
 藏，无不涉猎。其家学自高祖惠万方始，渐为
 人知，继而曾祖惠有声、祖父惠周惕、父亲惠
 士奇至惠栋，四世传经。雍正九年（1731），
 惠士奇因得罪朝廷被罚以家产修镇江城，以致
 耗尽家资而罢官，乾隆九年（1744），惠栋乡
 试因用《汉书》而见黜，此后即绝意科场，在
 乡以课徒谋生。《汉学师承记》云：“及学士
 毁家修城，先生往来京口，饥寒困顿，甚于寒
 素。遭两丧，不以贫废礼。终年课徒自给，甑
 尘常满，处之坦如。雅爱典籍，得一善本，倾
 囊弗惜，或借读手抄，校勘精审，于古书之真
 伪，瞭然若辨黑白。”

松崖校正《国语》之前，已有陆貽典校
 过是书，陆貽典校本为沈宝砚所得，松崖尝向
 沈宝砚商借而未果。陆貽典校本后为黄尧圃所
 得，尧圃复出示予顾千里，令其惊喜而叹：

“所获抑何奢欤！”如今此本藏身国家图书馆，则顾千里之叹已成绝响矣。惠松崖借陆貽典之校虽未果，却不意另得宋本为之校，岂不为柳暗花明耶。此李克家刻本之《国语》卷末有松崖先生题识云：“癸酉十二月朔日阅毕，松崖。”卷中则手泽处处，其中一页更贴有浮签，依原本之九行二十字行格，另抄文字覆住原文，下则注云“从宋本改”。此处虽仅四字，却道尽书极宝贵之处，既为松崖先生手泽，又为依宋本而校者，无论是从收藏抑或从学术上来说，皆为难得之本，是故此册虽为残帙，吾亦喜而收之。

章钰考证

而今众所周知者，茆圃所刊《国语》之精妙处，一则为以明道本为底本，二则为参以陆貽典、惠栋之批校，三则为顾千里是正。然而对于茆圃所用之明道底本，后世亦有疑问。因有钱遵王《读书敏求记》言“吾家所藏《国语》有二：一从明道二年刻本影抄”之语在先，顾千里于刊本札记中云“有未经其手如此明道二年本者”在后，故后世多以为复翁影刻之底本即钱遵王抄自绛云楼之本。黄茆圃虚晃一枪，顾千里亦不言明，今日钱遵王所影抄之本又未知下落，固然无法取以比勘，然世事最怕深究，此又一例也。民国三年（1914），章钰得睹陆貽典所校之本，取与黄氏刊本相比勘后，根据其中异同得出结论，认为黄氏所称影写明道本系传录之本，金坛段玉裁于序言中称用钱氏原钞本付梓之说，亦不过是同好间假借之词。如是段玉裁善意美言在先，黄茆圃虚晃一枪于中，顾千里避重就轻在后，后世遂信以为真矣。章钰得窥其中奥妙，断言茆圃所称影写明道本之底本并非钱遵王之本，而为传录之本，并于陆貽典校本之后书一长跋，开篇即云：“吾吴士礼居黄氏刊天圣明道本《国语》为覆宋佳刻，称重艺林。其札记序语谓：‘用所收影钞者开雕饬世。’盖即指校宋本《国语》跋所谓‘继得影写明道本也’。惟是本果否即为钱遵王影写绛云楼宋刻本，抑系传录之本？茆翁并未揭明……”

章钰作此语时间为民国三年，跋后注明：“后敕先校毕之二百五十七年，岁在阙逢摄提格孟冬大雪节，长洲章钰谨记。”章钰书此长跋同时，另有校记一篇，详记陆貽典所校明本与黄氏刊本相比勘之异同，可见其读书之细，推敲之严，足令后人景仰。然而吾读此文，却于景仰之外另有一番感慨，在四当斋主读此书、跋此文之前，另一藏书家陆心源早已考证出茆圃所据明道二年之影钞本为毛晋所抄，而非钱遵王本。《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有《毛抄天圣明道本国语跋》一文，中云：



惠栋藏书印“定宇氏”及“惠栋印信”

“嘉庆中黄尧圃影摹板行，丝毫不爽，此则其祖本也。卷首有‘毛晋’二字朱文连珠印、‘宋本’二字朱文椭圆印、‘甲’字朱文方印……‘汲古主人’朱文方印。此书从绛云楼北宋本影写，原装五本，见《汲古阁秘本书目》。后归潘稼堂太史，乾嘉间为黄尧圃所得。黄不能守，归于汪士钟，乱后归金匱蔡廷相，余以番佛百枚得之。毛氏影宋本尚有精于此者。此则以宋本久亡，世无二本，故尤为钱竹汀、段懋堂诸公所重耳。”

黄尧圃影雕宋本《国语》之底本至此已昭然可见矣，惟章钰藏书既广，读书亦博，却未曾得睹此文，不知自己苦心考证出来的结果，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有人得出较他更为准确之结论，尚以为自己乃发前人之所未发。此亦吾之惶恐处，读书如四当斋主，下笔亦有疏漏处，更何况我辈乎！当年赵元任先生在语言学家王力一篇论文上批“说有易，说无难”，实在是令人警醒，在学术界，尤其在文史界，任何人都无法阅尽所有相关文献，亦无法得知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是否已有人完成，或是正在进行中。吾读之书与前辈所读殊如霄壤，笔下疏漏处更是不可知数，亦自知如此一篇篇写来，如同为自己设立一座座箭靶，日后定有悔其少作时。然若怯于此而始终不动笔，亦无锤炼之机缘，是故吾虽自知不敏，亦勉力为之，以期后有所得。

邹姓刻工

是书归来之初，吾一度误以为此乃明万历十三年（1585）吴汝纪刊本，后查对《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知吴汝纪本为每半叶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而此惠栋批校本为四周单边，显然吾误矣。继续查对，该书九行二十字之单边者，有如下三个版本：万历十年（1582）杨际熙云南刻本、明新建李克家刻本及天启六年（1626）钟人杰刻本，而吾之本非为全帙，既无牌记亦无前言，则究竟为其中哪个版本，令吾好奇。

此本特别之处，在于每一叶版心下均有刻工姓名及字数，全书仅八十叶，参与刻书者竟多达三十余人，令人意外，尤其每卷之首叶，更有某人写某人刻字样，如第一卷首叶为“喻铠写姜良刻”，第二卷为“穆相写邹天文刻”，第三卷为“汤诰写邹启泰刻”。如此劳师动众，牵首者应当不会为一部书而为之，则吾推测牵首开雕此书者定然还刊刻有其他多部书籍。而杨际熙、李克家与钟人杰三人中，钟人杰与李克家均刻印过多部书籍。其中李克家为万历间江西新建人，字嗣宗，所刻有《哲匠金桴》、《战国策校注》、《李长卿集》等；钟人杰为浙江钱塘人，字瑞

國語卷一

吳高陵亭侯韋昭解

宋鄭國公宋庠補音

周語上

杜預世族譜云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封於邰及衰稷子不窋失職竄於西戎至十

二代孫曰大王為狄逼遷岐至孫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有天下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乃

居王城今按舊音每國之前特於國名下序其世系始末甚詳他皆倣此

穆王將征犬戎

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

別名在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

祭莊界切父音甫按經史唯父母字如字其餘

凡涉地名人名皆音甫○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國語卷一

同二

喻鑑寫姜良刻



《国语》钤印“陆儼字树兰”

先，所刻有《性理大全会通》、《李卓吾合选陶王集》、《唐宋丛书》、《晋书》及《四声猿》等，内容兼涉四部。钟人杰所刻之书，不仅远较李克家为多，且其书兼涉四部，甚至包括杂剧，令吾颇疑其为类似陈起般开设经籍铺者。

此书刊工多达三十余位，其中邹姓者有十二人，他姓多则三人，少则一人，然检《明代刊工姓名索引》，《国语》一书却并未收录此本，实为可惜，故特录其中刊工姓名如下，或有益书友日后以做参考：邹邦瑚、邹邦化、邹邦治、邹邦畿、邹邦珍、邹元弼、邹希美、邹启泰、邹天文、邹天朝、邹光耀、邹仁、姜良、姜全、姜焕、万国臣、万国相、万奇、郭一德、郭榜、陈文演、熊落、黄希贤、杨文华、张维孝、李梦龙、王荣、鲁位、曾位、胡太、岳刊、龙、珍等。其中有资料可查者，邹姓、万姓为明万历间江西南昌人氏，则杨际熙云南刊本基本可排除在列。新建县地处江西中部偏北，始置于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因由南昌旧地划出新建之故而得名，今复并入南昌，成为南昌市之新城区。以地域论，诸位手民为南昌李克家刻书，可能性似乎多过为钱塘钟人杰刻书。

《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中虽未著录吾藏之《国语》，却著录有万历四十三年刻本《水经注笺》，未言刊刻者谁，仅注为“朱谋玮笺 李长庚等校订”，所涉书工、刻工有五十余人之多，其中多有与寒斋所藏《国语》相同者，如姜焕、姜全、姜良、万国相、万国臣、万奇以及邹姓诸刊工，书工则有李森、穆文、汤诰、熊文、徐魁及喻铠，而寒斋所藏之《国语》仅存一册，未知其余卷帙中书工、刊工姓名是否亦有与之相同者。以此书工、刊工如此统一故，二书之刊刻者极有可能为同一人。惟《水经注笺》一书实则为朱谋玮笺，李长庚订，孙汝镗、李克家同校，是故刊刻此书者，李克家或亦有份也，则吾认为惠栋批校之《国语》为李克家所刊，又添一份论据矣。

寒斋蓄书虽多，却亦非众本皆备，若有李克家刻本之牌记或是全帙，取出比勘一下，则立时判然。然吾虽基本断定此书为李克家刻本，却仍然惶恐，今日吾之寻索，自是学有不逮之故，若换前辈藏书家，早已一眼看出是何版本，何需如此折腾？何况章钰疏漏在前，令人警醒，自以为是往往成为后世之话题，极无奈也难免。四当斋主辛辛苦苦考证一番，始得出底本非钱遵王故物，而陆心源早已考证出此物不仅不是钱遵王故物，甚至考证出为毛晋故物，若章钰得知，不知为做何想。然而其中幽光之明灭，探索之过程，在吾已是享受，夫复何求。

徐维则铸学斋钞本 《越缦笔记》一卷

《越缦笔记》一卷 （清）李慈铭撰

清会稽徐氏铸学斋钞本 铸学斋专用黑格纸 一函一

册

铃印：述史楼、徐维则读书记、越国男子罗振玉乐寿

昌

2007年春，上海嘉泰古籍专场中，上拍一批罗继祖旧藏。鯉翁旧藏大多得自贞松老人，1999年嘉德亦上拍一批，当时是古籍市场一小低潮期，所拍之书大多以底价成交。可能是因为市场不佳之故，之后数年未见鯉翁之书再现拍场。至2007年，上海嘉泰又出现近二十个标的，其中最佳者有王国维所抄《湘真阁词》，后以高值归吾斋中。余外佳本还有宋刻元明递修之眉山七史本《梁书》，后有甘孺老人长跋两篇，以四十七万元落槌。余外还有碑帖整裱本数张，亦属罕觐物，被京城两位书友瓜分。

本场此批拍品落入吾囊中者，还有桐华馆本《史纠》十五卷、钤山堂木活字本《南宫奏议》三十卷以及唐风楼钞本《金石文》七卷等。其中史料价值最重者为《辽史拾遗续补》十六卷，为甘孺老人稿本，小字精



李慈铭

绝，非草草者可比，而且前有其祖父罗振玉手书之序言。《越缦笔记》亦为此次所得之一，吾必欲得此书，一则因该书为徐氏述史楼钞本，徐为绍兴知名藏书家，述史楼钞本为寒架未备之品；二则因其所抄之物，与越缦老人日记大有关系焉。

李慈铭（1830—1894），原名模，字式侯，后更名慈铭，字爱伯，号莼客，晚署越缦老人，浙江绍兴人。今人关于李慈铭，所知最多者为《越缦堂日记》，此日记积李慈铭近四十年心力而成，洋洋数百万言，详记朝廷政事、民间见闻、书画鉴赏、读书心得以及人物月旦等，与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王闳运《湘绮楼日记》和翁松禅《翁同龢日记》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清史稿》载其人曰：“慈铭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日有课记，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而评鹭之，务得其当，后进翕然大服。”

“性狷介，又口多雌黄”之评语，多由《越缦堂日记》中月旦人物而起。李慈

铭于日记中时常对人肆意评点，其中不乏诋毁之语，王闳运总结其日记云：“李日记存四十本，其中雌黄万端。于同人并有词例，上等称字，次等名，下者某，所不喜者加以绰号。”文廷式于《闻尘偶记》中则同时评论二人，云：“李莼客以就天津书院故，官御史时，于合肥不敢置一词。观其日记，是非亦多颠倒。甚矣，文人托身不可不慎也。然莼客秉性狷狭，故终身要无大失，视舞文无行之王闳运，要远过之。”刘体仁于《异辞录》中更是总结李慈铭于时人漫骂之辞：“谓左湘阴为‘耄昏’，李高阳为‘要结取名’，阎朝邑为‘兽心狗冠之徒’，张南皮为‘金壬祸首’，张丰润为‘妄人’、为‘宵人’，陈闽县为‘轻险之士’。又谓南皮、丰润为‘鼠辈’，闽县之劾张靖达为‘狐埋狐搨’，王湘绮为‘江湖僇客’，



《越缦笔记》封面钤有罗振玉藏书印

吴憲斋为‘吴下书画清客’，赵抃叔为‘妄子’，于晦若为‘风狂’，周星诒兄弟称为‘周蛾’，犹以为有怨也。他如戴子高、杨海琴、鲍子年、何子贞、李山农、陈寿卿、吴平斋，皆致不满，或加丑诋，适成其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清末民初之时，各种笔记数不胜数，其中论《越縕堂》者亦比比皆是，除《闻尘偶记》、《异辞录》外，尚有《一士类稿》、《蕉廊脞录》、《石屋续沈》等，皆指其偏颇，黄浚于《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录其偏颇之辞后，恍然大悟云：“读《越縕堂日记》等，见其骂人处，多如牛毛，若以其申申之词，谓为必有深仇固恨者，是不知其癖好如是也。”

若其日记中仅有骂人处见精彩，自然难入“晚清四大日记”之列，令其名垂文林者，乃其日记中录有大量读书札记，皆其亲阅后有感而发，颇多创建，可谓李慈铭一生读书治学之大成，学术价值极高。故《越縕堂日记》于民国九年（1920）经蔡元培影印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士林争睹。至建国初期，云南由云龙先生从日记中辑出近千篇读书札记，编成《越縕堂读书记》，更是佳惠士林，而越縕老人之名，于读书人心目中更见昭然。

其日记之出版过程可谓费尽周折，其中蔡元培、徐维则等人功不可没。光绪二十年（1894）冬，越縕老人弃世未久，其嗣子李承侯受沈曾植敦促，欲将《日记》付梓，并请蔡元培代为整理。数年后樊增祥自请任剞劂，至李家索最后一函而去，然未刻而卒，未料此一函日后竟然惹出一段莫须有之公案。民国七年（1918），李承侯卒，沈曾植恐《日记》散佚，又与刘承幹商议刻书事，然与李氏后人协价未果，半途而终。民国八年（1919），徐维则得知李慈铭后人有意售书，当即邀请李慈铭族人李钟骏，与其一起将越縕老人全部藏书清点整理一过，并手录《越縕堂书目》，携至北京告知蔡元培，于是《日记》付梓一事又被提起。此次经蔡元培、张岱杉、傅增湘等人与李家函商，并征集印资，嘱商务印书馆估出印价，并由张岱杉垫付三千元予李家作版权费，兹事终于启动。当年六月，李氏后人出家藏《日记》六十四册，独缺樊增祥所取之八册，后经商议，先印行咸丰癸亥至光绪戊子之五十一册，而以《越縕堂日记》名之。事后蔡元培详述印行缘起，念念不忘被樊增祥取走之八册：“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孟学斋以前尚待编录之十三册，荀学斋以后扁诸樊山书篋之八册，犹不可不致意也。盟诸息壤以待来年。”而越縕老人之旧藏，亦经蔡元培多方联系之后，几经周折，终于民国十七年（1928）全部入藏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亦即今日之国家图书馆。